

立

齋

閑

錄

三齋閑錄卷之三

王叔英字元采號靜學黃岩人少年不居爲不屈爲不居爲通和洪武丁卯辟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及入修撰於翰林嘗薦楊士奇於朝士奇由此獲用壬午不病客死廣德州葬其死妻於井二女同死于井英叔之將死也沐浴具衣冠作絕命詞序云生已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愧於後世詞曰人生豈悟聞

慎勿稱希賢初叔英與同節林右方希直友善善叔英有文若干篇右序之未幾右先沒既而叔英死希直亦繼

死士奇欵纂集叔英孫永無完蒙

重脩王撰修墓記

去廣德城西五里許王修撰墓在焉修撰故台州人姓王氏名叔英字原采有氣節仕建文朝為文字官未幾

文皇帝南巡原采募募丁壯廣德遂自經而死死時嘗為自贊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固徒然庶無慚於來世又自為詩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

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寄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
筆慎勿稱希賢隨有詔治奸黨其二女赴井死其妻繫獄
死人為上其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置不問初原采將死以書抵
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蓋原
采同希年台州人故托以後事正統中少師楊公士奇為題其
墓曰故翰林修撰王公原采之墓且為文以祭之曰嗚呼
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
其真先生之志雪霜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翮也我懷先

生崇山長川桐山之藏既固且深遙致觴奠神其來歆蓋
原未嘗薦揚公建文朝久後事定故及此原未死無後墳
墓陵夷鞠為丘莽所可識別者僅有揚公之碑而已英初
為進士時常聞其事於其鄉諸縉紳及官廣德首以特羊
祭於其墓繼而訪諸故老得其遺事為詳云原未入廣德
未幾車駕渡江郡人皆出走原未募丁壯番上遇兵部尚
書齊泰來奔皆潰歸原未以齊為亂令州人執之既至告以
故其夕原未引決原未死時年未四十蓋其見義之明殺
身之勇處死不亂良由有所養非若一時忙迫失據計出無

所而自經於溝瀆者之比也。因念其行義之篤，且悲其無後，而為修治其墓，并述其事以告後人。或議之曰：「原，宋達文臣，子子不為諱，而未章之非罪耶？」英曰：「不然也。自古忠臣義士，各為其主，原采仕達文朝，故忠於達文，臣仕於太宗朝，其忠於太宗也必矣。况兩朝天下皆太祖高皇帝所營，經之天下，兩朝臣子皆

太祖高皇帝所培植之人物也。譬如天地分為四時，凡禽鳥感時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皆造化中物，未可舍此而取彼也。議者謝曰：「子之言是也。」屢牲有石，其饒諸廣德州。

知州蒲田周英記

揚士奇簡問廣德州官訪王靜學葬所

翰林院修撰王叔英先生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晚卒於廣德州就葬於彼未知在寺中在觀中住但聞臨卒時囑所下住姓潘師兄為葬之近祠山上下今煩詢問其墓

顏瑰字伯璋廬陵人

過沛縣悼顏伯璋

揚士奇

廬陵值夏顏伯璋其先出唐魯公之後伯璋為沛令太宗皇帝舉師請難所過縣皆歸附伯璋度不足不出時惟

一子在側預送之出走遂入衣冠南望拜自經其子不忍去
父復還父已死亦死之事具國史僕於伯瑋有故過沛悼之
平生金石見臨危託義從容子亦隨千載河山遺縣在一
門忠孝史官知故鄉住近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太師欲酌
丘墳何處是離七芳草泪空垂

和楊少師韻

顏傷伯瑋知縣父子死節于沛

劉球

父子捐生總蹈危美魂常與日光隨縣南芳麓遺民誠地下
丹心故老知雙節名家先世德四忠同郡後賢師古今載

筆比公道共使清名百代垂

龔泰字淑安義烏人洪武丙子舉人為戶科給事中

癸未六月王師入京城住金川門泰自城上投下死年三

十六

金華府志

高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入太學十七年旌耒孝子尋
除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八月初一日上表陳策欲襲河南
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耒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上嘉納之後因斷不稱

旨當罪以議賢發貴州閔鎖嶺千戶所克軍仍許以姪代

達廢人初立上書陳情乞歸田里既而有

詔求賢遠守王欽辟舉禮送赴銓會北兵虜某軍獻君前欲以

弱藩王之權差參贊征虜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軍務
修書詣北軍講解不聽仍歸景隆軍駐劄德州俄戰敗
與督餉參政鉄鉉在臨邑盟誓招兵協同守濟南又從
征晉陽鴈門等處後聞京師已平縊死于驛舍

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為子不抵不及於父朕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後德成功統承大孝

高皇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

高皇后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

長兄懿文皇帝太子降生弗承胤子允攸幼冲嗣立昏愚

自暴頑覆舊章宗信奸邪戕害骨肉舉兵攻朕

必欲咸劉得無噍類天下蕩然

社稷幾墜惟

祖宗積德之功

父皇

母后創業艱難不得已而應兵賴

天之佑內難廓清允攸罪惡貫盈闔宮地應焚諸臣民同詞

勸進朕以

宗社為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寶

長兄諸子允燭允燮仍錫王封不意允燭允燮弗知省躬
自生疑懟朕以

長兄至情不忍譴責免其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于心
常存念慮 長兄未有承嗣其第四子允燾生十有
四年矣器資端重改封既寧生世守

懿文皇太子之祀於戲協和之道睦族為先惇叙之仁親
祖為大^用展同氣之情庶績親^上之意布告天下咸

懷聞知 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永樂二十二年

十一月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達文中奸臣其正犯已
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
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
皇帝勅諭文武群臣

朕恭膺

天命復承

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使天下群生咸得其所而况宗
室至親者哉爰念達庶人等自幼為前人所累拘
幽至今已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從寬貸用是厚

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餼以安其生仍聽婚姻以續其後庶副眷念親亡之意故論

天順元年十月貳十六日

上復位之後因思違庶人輩淹禁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一日謂賢曰親亡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

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

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不能止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

初軍衛有司供給柴米凡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閑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達庶人間之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也吳庶人已沒尚有庶母姐妯娌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

識 上召賢未可發上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七感歎以為真帝王美事既而又有淺見

者以利害之事阻之

天順
目錄

昔國李公年盛而志博質壯而氣和為

天子近戚重臣

而篤學下賢嗜好與常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
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公當太平無事
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思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
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声容也穆乎若唐虞三代之
朝而聽仁人君子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孝益明道
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為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
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
以識志節之奇不為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
窺業之盛余既追思武靖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為

天下道之

方希直記

全國公嗣職思緒祖考之美

皇上乃書體爾

祖忠孝

不息八字以賜公既寶藏之而祇服不忘復手錄其訓嚴奉於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恒若對越

天顏靡或懈怠

方希直御賜詞記

太宗靖難兵起南師曹國公李景隆為虜大將軍帥師百

萬往伐前鋒將楊松等既敗於雄縣耿秉文等又敗於真定

十一月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再戰鄭村塢大敗明年四

月引兵號百萬過戰白溝河三進三卻兵將慢散南奔而德

州等處俱失守時山東叅政鉄鉉募兵固守濟南閏三月
北兵解圍退襲滄州

上既渡江駐澤

金川門

潭王及景隆開門迎納是年

九月初四日論功行賞封景隆奉天護運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

子孫世世承襲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疋素纁鈔四千貫尋命充

太祖皇帝實錄都總裁官其後闔門被監禁

景隆泗州盱眙

人 曹國長公主之孫曹國公文

惠之子以洪武十九年四月襲爵

鄭賜字彥嘉建寧府甌寧人乙丑進士除監察御史

陞湖廣布政司右叅議丁艱起復改北平布政司坐事
謫安東也召為工部尚書

太宗登極轉刑部禮部後為侍郎趙璘諛問憂鬱成疾卒
仁宗初贈太子少師謚文安

黃福字如錫平度州昌邑人由監生授項城主簿遷金吾
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洪武中超陞
工部右侍郎未樂初遷左侍郎尚書北京初建改北京刑
部尚書交趾既平置三司命掌布按三司印在交二十年
仁宗初召還會交人叛鎮守尚書陳給奏乞還福于交

朝命福同將臣帥師以往及戰失利交不忍加害禮送北
歸拜戶部尚書居數日轉南京戶部正統初加少保仍廉尚
書守備南京伍年正月卒成化三年五月內贈太保諡忠宣

揚士奇撰
神道碑

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齊黃雜間之罪孝景隆於上前并指
公為奸臣屬声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奸則非上知其正直不

問
神道碑

尹昌隆字彥謙太和人洪武三十年進士
禮闈弟二人除監察

御史壬午出為福州府福寧縣知縣清白公勤士民敬

服赤樂中遷禮部主事呂時震為尚書屬官詣附

者率得返昌隆以罪去之卒擠之死

主事以下出楊士奇所撰山東參政

陳士啟

墓誌

茹瑋

衡山人

洪武中由監生

左遷通政甚稱

上意累遷兵部尚書

太子少保建文中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

太宗登極以奉

天征討功封奉

天翔運守正文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

千石

王純字仕魯河南

太原人

洪武間自吏部郎中為福建布

政司參議陞參政寬慎廉介民懷其惠建文時遷戶部尚書靖難兵至純走出城已而歸附

史本云走城外不死降布政着致仕子璽戶部侍

郎孫二

遇江南

有缺文

臨江號名郡佳麗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為茲壯顏色云胡百年間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嘆息扣之至再三欲語還踈跡為言有奸臣不記名字憶道足練狀頭內臺司

風有缺文紀適遭陽九厄

飛簡論魏曹戮力事

討賊

有缺

漢 湯沾臆膠固不知幾祇顧

順與逆

奇禍嬰六歲茲事有始末賤

子請掛一

神考早謝世太孫推正適母妃開平

家元勳戴帝室姻婭尽椎豪健闢萬人敵隱然九鼎重

嫌隙一以開讒言肆固極

見斥居然尾不掉

大都勢偶國時有黃奉帝輕佻故無匹伴讀

東宮

蹤跡叔文論事時造膝一旦削疾王勿惶何太急細

太暗大体國舉此焉隙漁陽動地來六軍尽股栗齊公為司

馬折衝乃其職堂正旗誓師嚴紀律內相方夫子蚤學
富經術倚馬草檄文樞機資審勿又有黃門陳自少稱英
特五畝給緇黃異端恨至骨餘者亦黨人我今半遺失當其
橫行時俱立萬仞壁之死矢靡他昂鑊其如審仰視三光明萬
古常昭晰俯視五岳尊坤維賴以立父母俱不顧天常不可
易妻子豈不愛吾分當自適寄語謝諸親業緣皆宿積
慎毋我怨尤竟何益所貴賢士摸高段奚足恤後來奸
倭儒巧言自粉飾驢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簿書日埋
頭回嘆昏色下閑毛髮豎空拳幾欲擊孤灯秋夜長四壁

垂声寐朕匕不成寐此意誰能識

聖人順天命四海瞻堯日尔胡守慙愚甘心取族戒不觀鮮與
胡乘時附鳳翼

恩寵日匕加声名垂簡冊

靖難錄

大明神功聖德之碑

在天壽山洪熙元年
四月內 御製

洪武三年

太祖封建諸子曰元丰舊都地廣民衆且密邇北胡非有大
器量不足以鎮之封

皇考為燕王十三年就國二兩奉命征胡虜踰漢

百萬里外斬其名王以下不可數計所得部衆馳馬悉
歸朝廷自是功名日盛而天下愈至會懿文太子薨樹
者言燕地有天子氣

高皇上賓天建文君嗣位左右以望氣之言屢進削奪之計時
諸王多以罪削於是奸臣造誣飾詐言

皇考之過責過之書數下王府群臣怖懼

皇考諭之曰省已不愆奚恤外言哉凡四上章白姦臣皆匿
不奏而布置其黨於北平三司絀調八府兵圍王城護

衛群臣言事急矣寧當僞伏作机子上肉乎

皇考曰此非上意奸臣所為耳衆曰朝有奸臣親王請誅之此祖訓也柰何不率而坐受生執既而圍城兵增三匝衆忿欲出關 皇考不能止也遂聞赴關者咸奮死力一以當百圍城兵稍却

皇考泣曰汝輩成吾罪矣猶上章自白冀 朝廷開悟

也又為奸臣所格不達而京師數十萬兵奄薄城下於是皇考誓天曰臣不敢負朝廷然奸臣之志不但在臣也臣不往請誅之將壞及朝廷遂以護衛將士親至京師冀

陛下謝罪且面陳奸臣之罪請誅之既歸奉藩時朝
廷召四方兵皆至道途所遇倒戈迎降

皇考撫而散遣之而多願留侍衛不去既臨大江護江之師其
舟迎濟守城親王開門豫待

皇考慮驚乘輿駐金川門遣人奉章具陳所以不得已來朝
之故奸臣蒼黃知罪不宥閉皇城門不內而脅達文君
自焚 皇考聞之大驚發衆馳救至已不及

皇考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何
意竟蔽於奸回不寤遂脩天子禮歛葬釋親王囚

執奸臣數其罪斬於市告謝

祖宗將北歸京師諸王及文武群臣合辭上請今國家無主

願留以主

宗社臣民

皇考固讓親賢衆曰今日嫡長與德咸屬

殿下願早正大位懇辭弗獲乃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凡建文奸臣所削諸王封爵所變亂洪武

制度所廢黜洪武臣僚非其罪者咸復之中外

文武之臣無改大赦天下改明年未樂元年

御文

詔曰昔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掃區宇東抵虞淵西

踰崑崙南跨南交北際瀚海仁風義聲震盪六合

忽奕暗昧咸光際明三十年間九有寧謐 晏駕

之日萬方嗟悼煌煌功業恢于湯武德澤廣布至

仁弥流姪允攸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秉心不孝改

更憲章革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

天變於上而不畏地震於下而不懼災延承天而文
其過鯉飛蔽天而不脩德益乃委政宦官淫泆
無度禍機四發將及于朕朕為

高皇帝稿子

祖有明訓朝無正官內有奸惡王得與師討之朕遵奉
條貫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朕兵
不舉天下將有聲罪而攻之者奴文曾不反躬自
責肆行抵拒朕苟

天地祖宗之靈戰勝功克搏之于朔下殲之于白溝破之于

滄州潰之于蒙城塵之于夾河輜之于靈壁六戰
而已國不矢朕於是駐師畿甸索其奸回庶希周
公輔成王之業而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自絕于
宗社

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以止朕乃整師入京杖毫
無犯諸大臣謂朕

太祖之嫡應

天順天人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
之森三爰乃俯徇輿情已於六月十七日即即皇帝位

大體既成所有合行度政並宜兼奉

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其改明年為永樂元年

一建文以來

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斷
一奉

天征討將士數年以來從朕征討披堅執銳御風沐雨忠
勇奮發屢戰屢勝翊輔武功勤勞多矣簡在朕
心宜速論功陞賞以酬前勞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以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盜毒厭鬼魅毒藥殺人及見提奸惡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已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比之

一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以後周齊湘沅岷五府被誣陷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連累致罪者官復原職已故者文官優免其家差役武官子孫承襲民

克軍者復還原籍為民軍發邊遠者仍復原
衛為奴即校寧家入官田產照數給還

一遞年為事煎鹽買馬當站及囚克遞運水夫皂
隸膳夫人數一體宥免各發寧家

一達文年間上書陳言有干犯之詞者悉皆勿論所
出一應榜文條例盡行除毀

一山林隱逸懷材抱德之士有司訪實以禮敦請赴京
量材擢用其有志尚閑隱願不出仕者具實來聞
一課寡孤獨有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民年七十以上

及篤廢殘疾者准令一丁侍養其有飢寒不能
自存者官為賑給

一山東北平河南府州縣人民有被兵不能種田並免
三年差稅不曾被兵者與直隸鳳陽淮安徐州
滁州揚州今年秋夏稅糧盡行蠲免其餘直隸府
州山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兩廣四川雲南蠲免一
半其有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一應錢
糧鹽鈔段匹木植蘆柴等項及軍民所養馬匹牛
羊等項倒死并欠孳牲者並免追賠其弓兵砍

辦蘆柴者優免二年

一河南山東北平河淮南北流移人民各還原籍復業合用子粒牛具官為給付

一北方學校仍依舊制開設毋廢弛

一建文除授并陞調文武官員仍依見職不動軍官有陞職者止終本身子孫仍襲之前職

一各處新收勇士壯士盡數放還為民各安生業所設衛分并軍民指揮盡數革去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有係民間并舍人選用者亦罷官放還

一諸色人匠除輪當正辦外其一應撮公一匠俱各還
依次輪班

一各處見造軍器柴船隻一切不急之務比皆停罷
今後有司非奉上司明文毋得一毫擅自科擾於民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軍馬為事克及罷
閑者赦免軍役復其原職亡軍故者子孫承襲總
小旗革去克軍者各還原役

一北平衛分官旗軍人有因公差役或被拘執不得已
赴京比皆免其罪

一各處守城官軍有係別衛調到並征漫散軍士見
在他處者各還原衛所本處官司不許容難阻
當其奉差守城文武官員及內官人等詔書到
日俱各回京

一凡軍民人等婦女人口被官軍拘虜者官為贖還
一逸年逃軍并征進散漫軍士藏躲山林者詔書到
日為始限一箇月之內赴官首告免罪所在官司發回
原衛所着役

一拋荒田土除有人耕種納糧外其無佃種荒田所司

取勘明白除種糧免致拋荒損民

一所在城市鄉村凡有骸骨有司即為收斂埋瘞毋致

暴露

一天下各都司衛所官軍皆

太祖皇帝息養者奸臣迫脅調遣拒戰衝冒矢石情有
可憫見在者俱還原衛所其有陣亡傷故失陷病
故者官則襲其子孫旗軍每名賞鈔五錠戶無壯
丁補役遺下寡婦母子者所司善為存恤撫頽休
親願還者聽從其便有幼男給糧紀錄出幼補役

一沿海軍民人等遞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
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於戲文帝入漢
尚質恭儉之風武王治周願廣至之化布告天下
其體朕懷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 日

皇帝勅諭天下文武群臣軍民人等知道昔者元末昏君
隳其祖宗成法荒淫無度奸臣擅權塗炭生民群
雉並起曠世無君靡爛鼎沸

天命我

父皇高皇帝龍飛淮甸掃除禍亂救民水火之中措之衽
席之上立綱陳紀政令維新官守其職民樂其生天
下太平三十餘年不幸

太祖賓天建文嗣位荒迷酒色不近忠臣作奇技淫巧以說
婦人歸為禽獸之行信任奸臣黃子澄齊泰等改更
祖宗法度又當

太祖不豫不報各王不一日而殮七日即葬初崩之時將鬼見
愁疏黃雉黃調水遍洒滿殿使穠觸忤 梓宮及至

發引伏餽在後謂人曰我仗此餽不畏強寇禱不
許各王會葬如此詭秘事比可疑君喪未及一月便
差內官往福建兩浙娶女子將後宮折毀掘地二丈
大興土木之工軍民不得聊生溺於佛教印經飾像
禮懺餽僧靡費鉅萬甚至改去禁主名號捨與道
姑為徒尼媪出入宮園穢德醜露潰亂人倫滅絕天
理又將

父皇母后御容各行燒毀

上天怒其無道突于承天門突于乙字庫于錦木衛飛蝗

敵天餓殍盈路猶不改過愈加為惡起夫運報點
民為兵造作科徵天下被害將欲成造炮駕雷火燒
其木植將欲練習水戰雷震其大將之旌將欲守城
雷雨震陷其城屢脩屢陷百數十餘丈欽天監奏
天象大變占云國失山河以其奏本擲於地用脚

嗟踏怒罵

上天言我如此念佛好善天不護我到去護他如此逆天
天將呂太后之父呂本靈位與

太祖皇帝同祀於西宮判斛棄瀆如此悖祖殘害一家骨

肉首請周王於烟瘴穴壙通食體無完木妻子凍
餓及生子不與乳母至以寶鈔買一乳羊乳之困
苦何可勝言不旋踵又罪代王出其宮人悉配於軍
湘王無罪逼令闔宮焚死齊王岷王皆無辜降為庶
人絕親之意秦綱常之理我被他謀害到至極處
無故調兵圍我宮城殺我父子到此之時哀號哭痛
叩天呼地無所控訴國全性命遂不獲已欽承

祖訓興兵誅討在朝奸惡為報仇保全骨肉扶持

宗社四年之間往來中原違回再四不肯長驅觀兵濟南

振旆河北朕之本心惟欲使之悔悟於是焚香告口

天盡誠具奏屢遣使者懇求息兵反以詔書辱罵斷結
不許密勅其總兵者獲我父子必誅戮勿令赴京必
欲進兵不顧軍士暴露寒暑百姓輸勞困無辜之
人死者無虞朕深痛切于心嚴約三軍不殺一人賴

天地

祖宗鑒佑屢戰屢勝諭誰渡江若履平地入京之時秋毫
無犯違文為閣鑿逼脅閹宮自焚其奸臣黃子澄齊
太等已凌遲處死軍民人等比皆無侵擾我今主宰天

下謹遵

父白王太祖高皇帝成法纖毫不放改違今後尔天下文武

官員軍民人等共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為官者保守祿位軍民士庶百工技藝

安分樂生若不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是尔等自取其禍但有違法必難輕饒
省諭之後休我言語未為遵守共享太平之福故勅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

日

詔曰仁義之推施由親始帝王之治睦族為先歷觀往古

克致太平未有不由茲道也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萬方隆厚親仁及於異姓寰宇同風咸敦孝
友仍遵封建諸王藩屏帝室與國咸休允效不孝不
君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滅絕天理敗壞人倫惟有狂狷
恃祖滅親立未三年骨肉幾盡周王奉藩守法循
理匡輔朝廷初無罪愆忠不見信以賢見疑偏聽
讒言忽興師誅藉其資財空其宮室害其官屬
周王莫知其由自來京師莫伸枉屈略不加察即窺

之蠻夷萬里瘴癘之鄉流離道路父子殊方
困苦穴塙通食体無完衣窮窘挫辱演於死亡
誣搆湘王令其闔宮自焚加以惡謚齊王於京邸囚
代王於太同囚岷王於雲南日夜所思惟戕賊骨肉
之計不盡不厭乃以懿文太子薨逝之時

皇考欲立朕為嗣尤所猜忌無讜可圖聽信奸臣縱兵害
朕朕不得已舉兵自救荷

天地神明

祖宗手祐

皇考之靈兵至幾旬其奸回允效自知慚負

天地無顏相見自焚而死諸王臣民尊朕為皇帝重

念骨之親良深存歿之感是用復封周王於河南

齊王於青州湘王賜諡曰獻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

脫拘監還其封爵秦愍王之子尚炳封為興平王尚

紅為永壽王尚价為安定王晉恭王之子濟燮為平

陽王濟煇為廣昌王周王長子有燉復為周世子

次子有勲封為汝南王有烜為頓陽王有熒為祥

符王有熿為新安王有燒為永安王有煥為汝陽

王有煥為鎮平王有煇為宜陽王齊王次子賢燧

為樂安王賢俊為長山王賢寶為平原王於戲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善惡之應捷於彰響

皇考重分封之意允效絕骨肉之恩不孝違

天天命殛之於朕奉

天復遵舊制藩屏宗親期百世本支之盛山河帶砺資

萬年磐石之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永樂元年正月十三日

一作十五日

朕以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

高皇帝以燕地與胡虜連境屢屬以邊事後

懿文太子薨

高皇帝以朕堪屬大事欲正位東宮未固基本不幸

高皇帝賓天允攷矯遺詔嗣位成害諸王骨肉懷慕之意已具疑朕之心實深即位未期道遣奸臣圍逼如釜魚且免決無生理朕實不得已起相救初豈有心於天下哉竟一以隅之衆敵天下之兵三四年間大戰數十小戰無算制勝克捷卒平禍難此豈人力所能為也賴

天地

宗社之靈

父皇

母后之祐天命所集人心

所歸是以至此

永樂元年四月 勅諭天下文武官員軍民人等

太宗興靖難之師

仁宗以慈世子居守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地時城中不及萬人晝夜拒敵數夜使人開門斫敵營驚亂自殺或至明乃定遂退營數十里

實錄今編入
歷代君鑑

太宗皇帝初奉藩北京達文中迂臣有因齊藩不法遂建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城於是擢張昂為北平布政使昂至日求王府細事將為不利其吏李友直密聞於

太宗義孫既舉遂擢用友直

楊士奇撰李尚書友直墓誌

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北平布政司吏李友直

清英
祥人首

告布政司張昂謀反奉

太宗聖旨昨日送張昂反詞的吏除他本司官欽此授
右參議前去揚柳青等處拘收糧米及提調苑平大興
兩縣人夫挑齊化等門城壕十月南軍圍城同參政郭資
守各門既而聞白清河声息又同內使賽因帖木等官守
平則西直等門又差長盧截南軍運米米北平都司來
攻又守禦各門往來通州未平安定等處守禦及探聽
声息後遼東軍攻通州又同承奉李謙守門

見吏部驗封司
案簿內又楊士

奇李友直

墓誌銘

是年七月初六日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譚淵於端禮門擒
掣都指揮謝貴布政使張昂等官及攻奪九門隨征真
定及鄭村塢等處殺敗曹國公等軍馬攻破九門營寨
二十四年至夾河搏戰所乘馬蹶被殺

七月初五日為奸臣齊太等變亂

祖宗成法調兵殺害親王車駕奉

命征討克懷來八月克雄縣漢州攻圍真定九月接應
未平十月攻克大同十一月鄭村塢大戰大捷十二月取廣

昌三十三年正月取蔚攻圍大同

白溝河大捷五

月圍濟南十月克滄州十二月東昌大戰二十四年三月夾
河大捷閏月薶城大捷十月克保定西水寨三十五年正月
克東阿東平汶上沛縣四月小河齊肩山灵壁縣大捷攻
破營寨五月至泗州降之過灘河六月渡江十三日平定京師
朱能洪武甲戌襲父職為燕山中護衛副千戶靖難之師
初吳惟幄密議惟河間忠武王張與王與焉時北平三司
之交構造禍者王與忠武建議率麾下首禽之遂奪城九
間撫綏城內外三日人心大定引兵攻薊州擒其將都指揮
馬宣等遂取遵化永平密雲從上攻涿河既還從克

雒縣首破其東門敵衆敗走追及於月榑橋斬其總帥
都督楊松潘忠等後追其餘衆於漢州斬獲不可數計乘
○勝長驅入真定大敗長興侯耿秉文兵時王獨與敢死士
三十余騎追奔至澤沱河秉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嚮王王
奮勇大呼衝入敵陣敵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
甲未降者三千余人

上大悅賜書褒諭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
城急王從

上赴援高遁走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定大寧戮其

拒命撫輯其衆而還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平城王從上至鄭村壩與景隆兵遇大戰敗之城中亦出兵東擊景隆狼狽走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次第悉下景隆復收潰散之卒號百萬來攻

上親拒之王為前鋒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又與敵兵戰大敗之明日王領左哨當前鋒又大敗敵兵盡克其砦柵敵走保濟南王率衆追之至鐸山敵嚴兵割陣以待王連破之敵衆釋兵降者萬餘人王以聞

上悉撫而縱之蓋自是敵兵戴德皆願來歸無復鬪

志然

上得之即遣之不留王從攻滄州先破其東門入城斬首
陸萬餘級敵震懼遂獲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敵列
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王奮刀翼上以出進戰夾河王為奇兵先鋒大敗
敵將盛庸兵又敗平安兵于葦城追奔至真定戰其東
門斬首萬餘級遂畧彰德州遂克東阿東平破汶上
諸寨設伏泚河敗平安兵十餘萬進戰小河為敵所乘

稍却諸將遽請旋師獨王力勸

上行曰用兵未必常

勝豈可因小挫輒自沮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敗而終興自

幾下舉兵來克捷多矣此小挫何足致意但當以

宗社為重整兵前進耳

上撫掌嘆曰尔言深合吾心遂行至靈壁敵勝兵迎戰王先登陷陣大敗之生擒其副總兵陳暉平安參將馬溥徐真及都指揮三千餘人獲馬二萬敵棄死者尸蔽原野降者數十萬人悉縱遣之進克泗州渡淮敗盛庸

兵又克盱眙下揚州從

上渡江入京師

楊士奇撰能神道碑能封
成國公建封奉平武烈王

張玉洪武末調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癸酉追虜至
黑松林甲戌征野人等處陞北平都指揮同知戊寅朝
廷用逸加兵親藩事急

太宗皇帝不得已舉靖難之師惟陸謀畫以任玉玉
推誠致慮夙夜不懈事可否進止衆論紛紜未定者

玉正色教語決之咸中機宜故凡舉措必咨於玉首用玉
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玉

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薊平餘不足平時薊州守
馬宣謀起兵迎拒 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

城攻之宣率衆出戰遂執寃殺之并執指揮毛集王知
其可用釋不殺送詣北平遂撫軍民是夜急趨遵化豫
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為本遂簡敢勇士四鼓登
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
其將斬之餘不傷一人將吏悉隨王上謁遂移師未平
密雲皆望風輸款從至灣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
在漢州阨吾南路宜先禽之上悅遂發兵命王為先鋒

用其計取琢州雄縣生禽潘楊時長與耿秉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自請往覘之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為也

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故試諸將勇怯召問今舉無所向且度可必勝否衆未有通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雖衆然新集未齊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之

上曰王言合吾意吾倚王一人足辨明日抵真定接戰秉文大敗幾被擒獲其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竇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余級獲馬三

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

上召王諭曰汝之功也非汝與我吾意合不及此未平馳報
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攻圍城急又謀報曹國公李
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上與王謀先援未平既至
高等望風棄繯重遁王從

上追之斬獲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
後顧從之遂從攻大寧自辰至午城破斬其都指揮朱鑑
執都指揮房寬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北平報李景
隆兵圍城遂旋薊王請先攻其營然後歸援從之徑搗

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披繯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
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蔚州進攻大同悉下諜報景隆收
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
駐白溝河以逸待勞可必勝也

上命王率衆馳往駐三日景隆兵至王以精騎馳擊之
斬馘無筭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
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
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

上以衝擊而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亦被創而歿十二月

二十五日云

機士寺撰王神道碑王以都司同知再進封而為河間忠武王

太宗起義靖難公以驍勇著稱填上白溝薨城滄州夾

河東昌之戰輒賈勇嘗先及大軍至淮先遣公銜命渡江

遂為敵兵所害時洪武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也

王美所撰燕山前千戶贈

北平都指揮僉事

武勝墓志

顧成洪武二十九年陞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征南總

兵官既歸靖難之師起北方公受

命往禦至貞定靖

難之師挾公以敵

文皇識公先朝舊人解其執業與之語曰豈非

皇考之靈以汝授我手因語以不得已無師之故言已泣

下公亦泣遂遣人護北京令輔

仁宗皇帝居守時姚廣孝奉命輔居守有腹心之寄姚
素不習兵事與公議多不合令南泉圍城

仁皇於軍旅調度恒從公言城中文武之臣競進曰顧
成南將其中叵測不可專任然公所言計皆合機用皆有
效數命公出將兵固辭曰使臣侍左右日陪論議得效分
寸足矣賜公甲冑刀劍弓矢皆不受南兵數圍城卒以敗

去者多用公謀也

楊士奇撰錄
遠侯墓碑

李彬為濟州衛指揮僉事洪武辛未從穎國公征北虜
累有禽獲

太宗皇帝居潛聞其驍雄召見與語奇之遂隆眷注後
領兵駐劄廣昌靖難兵舉公為前鋒首率兵攻克薊
州遵進指揮同知攻克雄縣漢州進都指揮僉事已而
戰真定拔永平下太寧剗堤上取廣昌明年鏖白溝
攻濟南進都指揮同知其冬破滄州明年砍敵單橋擊
衆薊城追奪順德畧定北州進都督僉事冬戰揚村

中傷保還北平輔世子居守

上既正位宸極命獲中宮至京

倪謙所著豐城侯贈
茂國剛毅公李彬傳

孫公岩既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已卯

太宗舉義靖難以公宿將知兵特起守通州是歲南兵
大至城固數周起土山臨城攻西門毀樓堞公率衆極力捍
禦城賴以完未幾兩軍合戰公操戈身先士卒大呼陷陣
士氣爭奮追奔逐北斬馘不可勝記得饋運舡三百餘艘
資糧無筭以功陞指揮僉事保鎮通州辛巳兵復至攻城
益急公勵將士登城力戰矢石交天敵乃退走陞都指揮

僉事壬午春南師平安帥遼東兵十余萬逼城公語將
佐曰彼衆我寡若城守不出自示弱也不若及其始至而
擊之彼必敗亡乃率敢死士數百犯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

呼安衆大潰自是無後來攻者

楊少師朱所撰應城
伯孫公神道碑

陳珪為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內攻奪九
關從征雄縣取漢州擊真定援未平陞本衛指揮已而
克大寧戰霸上陞都指揮僉事三十三年攻海洋克鬼
耳山三十四年破楊村大戰通州陞中府都僉三十五年拔
薊州追敗東軍于別山遂留守北平

洪武三十二年大興縣生員劉中孚被選守安定門中
心敵堦當年入

王府辦事庚辰三月差往保定招撫人民僕運糧儲辛巳
差同官否守童通州八月東軍臨城中孚與陳瑋等出東
門外截殺全勝而還己卯靖難師興徐忠以濟陽衛指揮
倉事鎮開平首從義旗克密雲克椎縣真定未平克
大寧還戰鄭村塢取廣昌薊州戰白溝河進攻濟南克滄
州大戰東日及夾河攻彰德破西水寨克東阿東平汶上
大戰靈壁遂從渡淮及江至京師以功封侯

薛祿以我伍從攻九門克薊州遵化援塞雲攻雄縣追敵漢
州戰真定生擒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陞燕山右護
衛指揮僉事從援永平薊禾寧富峪會州寬河時南兵
已圍北平城還先過其哨騎薄城戰敗之 車駕既

至從戰鄭村塢敵大敗陞指揮同知從克廣昌薊州攻
大同率兵前哨獲敵人馬遂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
至濟南陞指揮使從克滄州大戰東昌祿以五十騎前哨
遇敵兵數百與戰敗之獲馬三十餘匹敵悉衆來追祿
復奮戰大敗之敵於威及深三十伏兵以要旋師比自擊手賊

之從戰夾河大捷戰濟沱河右軍力屈祿率衆馳赴之
出入敵陣數十合戰敵敗走追至夾河斬馘無算明日
戰單家橋祿馬蹶為敵兵所得拔刀斬敵兵復上馬督
戰遂敗敵將平安軍以次攻下順德大明彰德及攻西水寨
生擒敵都指揮一人斬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
之繼戰泚河大店小河汴隄靈壁遂渡淮渡江入京師

見楊士奇所撰陽

武侯傳承墓碑

靖難初陳賢以護衛指揮僉事攻奪九門從克雄縣鄭
州其年冬陞北平都司僉事已而復永平敗敵于海灘

退敵于塔河解通州之圍三十四年十月陞右府督僉
三十五年仍居守于北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都督陳公瑄具丹
迎濟

上正大統錄功封平江伯

瑄字彥純合肥人嘉祿
土奇所撰理神道碑

吳中為大寧都司經歷

太宗師至大寧公以衆出迎

上一見披於群衆中賜衣命守會州南兵攻城率衆卻
之以守薊州遂命署北平布政司理問陞經歷給餉運

替城守

楊士奇撰少
保吳公墓碑

金中心僑居北京二十年

上初舉義靖內難公布衣入見署紀善遂從征大明年

署長史

楊士奇撰金
尚書墓誌

中山武寧王四子長輝祖襲爵魏國公以指壽當太宗皇
帝靖難之際有翼戴功而竟死非命初追封武陽侯進封

定國公謚忠愍

楊士奇撰其子
定國公墓昌伯

奉

天征討官員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奉

制

都督僉事立福為中府左都督淇國公

都督僉事朱能為左府左都督成國公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張武為中府都督同知成陽侯食祿

一千五百石

都督僉事陳珪為後府都督同知泰寧侯食

祿一千二百石

鄭亨為中府左都督武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孟善為右府都督同知保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
火真為中府都督僉事同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王忠為右府都督同知靖安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王總為中府都督僉事武成侯食祿一千
五百石

都督僉事徐忠為前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祿一
千五百石

張信為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隆平伯

李遠為中府都督同知安平侯食祿一千石子

孫世襲安平伯

郭亮為左府都督同知成安侯食祿一千二百石

子孫世襲成安伯

以上俱奉

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子孫世襲承襲

都督僉事房寬為思思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

襲指揮使

無附錄

右都督顧成爲奉

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府右都

督鎮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徐翔爲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徐理爲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僉事李璿爲襄城伯食

都指揮同知張輔爲信安伯食

都督僉事唐雲爲新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指揮使

都指揮使孫岩為應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房勝為富日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指揮使

都指揮使趙彞為忻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僉事陳旭為雲陽伯食祿

都督僉事劉才為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
指揮同知

以上俱奉

天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

都指揮同知張玉追封奉

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公諡中心顯
都指揮同知譚淵追封奉

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宗安侯諡節
壯曹國公李景隆為奉

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

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襲

兵部尚書茹瑺為奉

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

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給本身

都督同知王佐為中府都督同知順昌伯食祿一

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督僉事陳瑄為右府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一

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右王佐陳瑄俱奉 天羽運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

谷王護衛指揮僉事張興為驍騎將軍都督

僉事

儀衛正張成為驛騎將軍都指揮使

駙馬都尉王寧為奉

天輔運推誠效義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駙馬都尉永春

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同知譚淵男譚忠為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新寧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